

毛詩正義

卷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二〕

〔三八〕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陸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

其篇次毛爲詁訓因改其第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及注同高峻貌韓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

疏南節

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四章章四句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棠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縣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傅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周大夫○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文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一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

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篆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篆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别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篆引春秋亦證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别人故篆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注有詳略無義例也

疏

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略無義例也

節

彼南山維石巖巖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篆云興者喻三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巖巖公之位人所尊嚴○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

赫

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惔不敢戲談也篆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

赫

赫許百反惔徒藍反又音炎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爻字才廉反小熱也○

大

大音泰下皆同燔音煩

國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疏

俟卒盡斬斷監視也篆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脅許業反本又作脗用爲職不監察之○卒子律反監古

疏

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反注同韓詩云領也斷都緩反衡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旣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位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見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翁

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巖○傳師太師尹氏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也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箋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爲與又與憂心如此惔爲發端由瞻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爲刑罪明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箋天下至察之○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屬王時也汎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尙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斬者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尙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實滿猗長也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實滿猗長也箋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齊均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也○猶於宜反倚於綺反下同畎本亦作畎古犬反犬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薦重瘥病弘大也箋云天氣方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

寢甚大多也○薦徂殿反注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直用反下同疫役本又作疾勑觀反長張丈反

民言無嘉憚莫懲嗟憚曾也箋

云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充節彼事
止之者嗟乎柰何○嘗本或作憐士感反唁音彥服虔云弔生曰唁正憲嗟○
毛以爲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
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
位者以用衆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
位爲政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平天應以灾下民非直畏汝刑辟天氣方今又
重下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也由此喪凶下民之言無一嘉慶者皆
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柰何既無止
之禍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爲興又與下不
平謂何爲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平○鄭唯有實其倚爲異言山
既高峻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剛谷使之齊均以興尹氏既爲尊顯亦當以
政教養育其天下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爲爲異餘同○傳倚長○正義
曰以篆竹猶倚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
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
政今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必然○篆倚倚至齊均○正義曰篆以
言有實其倚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
高山唯剛谷耳能實剛谷以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剛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
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
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壘中曰剛說文云剛小
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剛之則剛是壘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
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傳薦重瘥病○正義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釋
言云荐再也是重之義也瘥病釋詁文○箋天氣至大多○正義曰此喪亂
連文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
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少因以此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也

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旣脅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箋天下至柰何○正義曰文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嗟歎故爲作可奈何無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氏本均平

毗厚也箋云氏當作桎鍔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鍔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氏丁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尸反王作婢婢厚也卑本又作裨同必爾反後皆放此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有作手旁至者誤也鍔字又作轄胡瞎反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弔至空窮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懇之也不宜

下同昊胡老反空苦貢反注元尹氏至我師○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同懇蘇路反本亦作訴下同正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大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虐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旣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鄭唯氏爲桎鍔毗爲輔本爲異餘同○傳氏本至毗厚○正義曰毛讀從邸若四圭爲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毗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說爲便故易之○箋氏當至之桎○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鍔說文云桎車鍔也則桎是鍔之別名耳以鍔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周之官爲周之桎鍔也易傳者以天子爲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允故易之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

子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篆云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勿毛如音字鄭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音末鄭近○已毛音以鄭音瑣。瑣姻亞則無撫仕。瑣瑣小貌兩婿相謂曰亞撫。紀無小人近○又如字下同。瑣。瑣姻亞則無撫仕。瑣瑣小貌兩婿相謂曰亞撫。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正義弗躬至撫仕○毛以瑣素火反本或作瑣非也。瑣音早亞於嫁反撫音武。○正義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責王言王爲政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也。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用事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也。謂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不問不察觀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己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問之餘同○傳庶民至而行○正義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信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知經之君子也。○正義曰篆以此篇主刺仕上非責民之辭故勿當爲也。知躬親爲恩澤者以王身所爲而行於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王疾尹氏貪暴以下致不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欲令王施政教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且上章

加不可故易之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上不知則末略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箋殆近至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已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傳瑣瑣至曰亞○正義曰釋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婿相謂爲亞釋親文劉熙釋名云兩婿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箋婿之至其祿○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爲婿婿之父爲姻釋親文幽王前取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爲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蓋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爲正稱故鄭總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卽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詔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傭均鞠盈訕訕者志也各有以發也戾乘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訕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病時民傲爲之懇之於天○傭勑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鞠兀六反訕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君子如居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居極闕違去也箋云居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訕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居音戒闕苦穴反易以政反下同復音服疋昊天至是違○正義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本又作覆芳服反乎卽由尹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訕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乖爭之化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民既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汝在位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訕之上

心息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
 反之○傳傭均鞠盈箋至○正義曰傭均訟釋言文鞠盈釋詁文
 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至○天○正義曰傭均訟釋言文鞠盈釋詁文
 下亦不均至○多獄訟也○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乖爭也此皆民效爲之
 其多爭則小猶可恕惟恨其大故經言鞠訟大戾○箋屆至反覆○正義曰
 謂詁云屆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爲
 惡而位亦然既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
 者知鞠訟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充配下云惡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鞠訟
 也言民心不言鞠訟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爲惡乖則已成可息而去之
 是可反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病酒曰
 復也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下之亂無肯止之者用
 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觀此君臣誰能
 持國之平乎言無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
 有也○醒音呈不由王出也○傳病酒曰醒○正義曰說文云醒病酒也醉而覺言旣醉得覺
 乃得正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
 不弔至百姓○正義曰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
 安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
 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今昊
 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末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爲政也故
 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卽
 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旣受乃王皆先王乃受
 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有名籙故舉圖書

以言之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
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况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
父失德尙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
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
寤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
之言而怪家父邪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項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爲于
僞反又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騁極也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
如字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
蹙子六反王七歷反騁勑駕彼至所騁○正義曰言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
領反日而乙反緒所六反流今四牡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以興王所任使者
彼大臣也今大臣專己自恣不爲王使也臣既自恣莫肯憂國故夷狄侵削日
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蹙蹙然至俠令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
地侵削故責之也○傳項大箋養大至能使○正義曰以領已是項文不宜重
故以項爲大箋以爲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肯爲用者
所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爲自恣也○傳騁極箋馳騁無方茂爾惡相爾矛
所之○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略耳

矣茂勉也箋云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既夷既懌如相讐
矣懌服也箋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讐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
矣主飲酒相讐醉也○正義曰此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汝相與爲惡
疏方茂至酈矣○正義曰此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汝相與爲惡
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既已和悅既以懌服則
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醉矣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讐集。本云大辨是爭義亦得通也

小吳天不平我

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正長也箋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覆

芳服反長張大疏

昊天至其正毛以爲尹氏爲惡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

反邪似嗟反

正義曰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

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鄭唯下句爲異餘同○

傳正長○正義曰辟妄行故下民皆怨

其長今據爲毛說家父作誦以究王訟作此詩而爲王誦也以窮極王之政

所以致多訟之本意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箋云訛化畜養也○家父至萬邦

○爲于僞反父音甫

訛五戈反畜許六反正○正義曰作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

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

○繁扶袁反夏胡雅反下同已音似爲于僞反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云訛僞也箋

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癟憂以

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酷苦毒反

痒京京憂不去也癟皆病也箋云念我獨兮者言

疏正月十三章上八章章八句下五章章六句○

痒我獨憂此政也○癟音鼠字林癟音怨痒音羊

正月至以痒○正義曰時大夫賢者覩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

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令憂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懸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懸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正義曰急恆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箋憂之至憂傷○正義曰急恆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太酷致常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箋人以至甚大○正義曰此承繁霜之下故知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爲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真僞因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而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父使威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謂文武也。我天下瘡病也。箋云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瘡音庚長張文反下正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長伯長者皆同。一爾善也。惡也。同出其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是是與訛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中謂其可賤○莠餘九反

侵侮疏父母至有侮○毛以爲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也。正義曰父母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我之先不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出汝口一耳而善惡固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旣見王政酷暴憂心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爲訛言者所疾是以有此見侵侮於己也。○鄭唯以爲訴天使父母生我謂大父作詩者爲異餘同○傳父母至天下○正義曰以文武受命爲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尙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又以父母爲文武也文武爲天下父母故我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爲之怨刺不專爲己故謂天下爲我也。○箋天使至免身○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氏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命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之上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己所憂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憂心惄惄念我無祿生也○惄本又作熒其營反一云獨也篇末同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旣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并其臣僕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并必正反注并制同圜土音圜土獄也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箋云斯此于於也是難○難於何從得天祿免於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云遇如此當於旦反下之難同憂心至之屋○毛以爲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惄惄然我所以憂明君而歸之正義曰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世此視烏於哀乎。

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視我民入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爲作者言憂心惄惄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於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同上章毛以我爲天下則皆爲天下怨辭也鄭以我爲己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祐爲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傳古者至臣僕○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爲臣僕之意也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圓土謂晝則役之夜是入圓土以圓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圓土而役當役之時爲臣僕之事故號之爲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恆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於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圓土周禮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圓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圓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圓職曰凡害人者弗受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圓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三年是不入於刑役圓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爲二等其已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朞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職曰凡害人者則如此圓土罪人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縛以徽纊上六係用徽纊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纊臣僕是身旣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臣僕是身旣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臣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等僕第十五連言臺者以顯僕爲賤也臣亦賤稱僖子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故人爲人臣女爲人臣女爲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爲人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故人爲人臣女爲人臣女爲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七年左傳

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
無罪知彼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
文也彼注云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
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爲證也易傳者以
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其幽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至於罪以爲臣僕而已故易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云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
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蒸之丞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升鄭尸證反復扶又反篇末同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王者爲亂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夢莫紅反亂也沈莫

滕反韓詩云惡貌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勝乘也箋云王旣能有所定尙復事之小者爾

已○繫烏兮反惡烏路反疏

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有君

上同

已○繫烏兮反惡烏路反疏

木而維有薪維有蒸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

也以輿視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

賢也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令方且危亡矣民將危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

所爲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

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欲乘凌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爲殘虐也王暴

上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鄭以

二句別具說在箋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爲是爲異餘同○鄭以

傳薪蒸言似而非○正義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

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於中有爲薪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

○木傳王者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云釋訓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

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傳勝乘○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贊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况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尙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卑本又作瘠同音婢又必支反行下孟反莫之懲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故老召之訊問也箋云衆民之爲僞言相陷害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尙道德而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也箋云時君臣俱自謂聖信徵祥之甚○訊本又作訊音信所謂山至雌雄○正義曰謂之爲山者人意蓋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別彼列反所謂山至雌雄○正義曰謂之爲岡爲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猶以別異之乎○別彼列反謂山至雌雄○正義曰謂之爲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訛僞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無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尙道德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之於烏誰能知其雌雄者

有倫有脊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箋云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局本又作跼其欲反脊井亦反徐音續說文小步也維號音豪注同霆音庭又音挺淪音倫又倫峻反怖普故反號呼好路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歌詠其事作者以其有理反誣音無元正疏謂天至虺蜴○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歌詠其事作者以其有理反字又作蜥蜴音元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

不曲其脊以敬之以喻己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己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也○傳局曲踏累足○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踏累足說文云踏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己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己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篆局踏至陷淪○正義曰篆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傳蠟螈○正義曰釋魚云蠟螈蜥蜴蠟蜓蠻蜓守宮也李巡曰蠟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機疏云虺蜴一名蠟螈也或謂之蛇鑿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與蝘蜓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瞻彼阪田有菀其特言朝廷曾無桀臣篆云阪田崎嶇境塉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間丘俱反燒苦交反堵戶角反又苦角反又音角間音閑辟婢亦反辟隱居之時○阪音反又扶版反菀音鬱徐又於阮反崎起宜反如不我克勝我謂其迅疾也○克五忽反徐又音月迅音峻如不我克動也篆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彼求我則如不我得篆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仇仇猶警警也篆云我得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視彼阪田境塉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興視彼空谷仄陋之處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境塉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興視彼空谷仄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被王之以禮命以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

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傳言朝至桀臣○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菟苗此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曾無英傑之臣也義同故猶警警○正義曰以釋訓云仇仇敖傲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

之正胡然厲矣厲者憂也篆云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方燎寧或滅之之

以水也篆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赫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燎力詔反徐力燒反熾尺志反熛必遙反赫

赫宗周襄姒威之

宗周鑄京也襄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襄國之女幽王惑焉

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鑄胡老反

疏心之至威之○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

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爲人之長何不然爲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

燎火方奮揚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

則水爲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衰滅之則衰姒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爲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

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襄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

姪淫妬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

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窘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大車重載又棄其輔篆求殞反字林巨畏反泥乃計反

將請伯長也篆云輪墮也棄女車輔

任國事也棄輔遠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將請伯長也篆云輪墮也棄女車輔

賢也○遠于萬反規反本又作墮待果反

危而求賢者已晚矣○爾載才再反注及下同疏終其永至助予○毛以爲此

將七羊反注皆同墮許規反本又作墮待果反

展轉爲喻言王之爲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旣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澗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旣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旣棄輔又遇陰雨則墮敗汝之車載旣墮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旣棄賢又遇傾危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旣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己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餘同○傳大車至其輔○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以爲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尙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喻而云旣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事也○箋輸墮○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輪平猶墮成何言輔事也○箋輸墮○正義曰寡君將墮幣焉服虔云墮輸也是訓輸爲墮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墮作墮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員益也○員音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箋云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云輻方六反

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女不棄車之輔數顧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

正義疏意○正義

曰此連上章以商事爲喻但反之教王求賢耳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輸轉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旣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旣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但輔益輻以賢益國則僕將車自然似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上又窘陰雨以

陰雨爲終久及難之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魚之所樂而非事故鄭以窘爲仍

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沼之紹反樂音洛注同炤音灼之君反易見夷政

反下如字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慘慘猶戚戚也○

正疏

魚在至爲虐○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

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爲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於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與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爲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遇苛虐之政莫知所

己爲之憂而心中慘慘然念國之爲虐也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己所以憂也彼有旨酒又有嘉穀○言禮物備也箋云穀戶交反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洽合鄰近云族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爲朋黨也○比毗志念我獨兮憂心懸々懸々然痛也箋云此賢者孤特

反云本又作員音同念我獨兮憂心懸々自傷也○懸音殷又於謹反疏彼

彼

有

至懸々○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穀矣禮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

鄰近兄弟及昏姻甚相與親友爲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懸々然孤特自傷耳○箋彼尹氏大師○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痛也○鄭以爲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故言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穀會比其

而以彼爲尹氏者以尹氏官爲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尹氏也○傳言王至及遠○正義曰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爲刺者言幽王唯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而已不能親親

遠以及。仳仳彼有屋。蔽蔽方有穀。仳仳小也。蔽蔽，陋也。○此音此說文作𠂔。音徙。蔽音非也。蹇其矩反。一音慮。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椓。君天之在位。椓之箋云。穀祿也。此言小人富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天於兆反。又於遙反。災也。椓陟角反。灾，音此。○此音此說文作𠂔。音徙。蔽音人已可憚。獨將困流。仳仳至憚。獨毛以爲仳仳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也。○哿哥我反矣。其蔽蔽蹇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民。今日之無天祿。而王天害之在位。又椓譖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爲上天椓將致困病。故甚可哀也。○鄭唯天。天是椓爲異餘同。○傳君天之在位。椓之。○正義曰。毛以天斥王者。故爲君天。天既爲君故椓爲在位也。○箋民。以至害甚。○正義曰。箋以天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瘥。天殺之。天既爲天則。椓爲王者。故云王者。又椓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然椓如椓代之。椓謂打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一〕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節南山

頌及風頌正經臚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頌字浦鐙云當雅誤是也

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公至篇始添者一
字

所以國傳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箋

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鐙云十五誤七是
也正義下文可證

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詩

維石巖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如惔之字說文作炎釋文云惔
部云惔見小雅考釋文云字書作焱故轉寫而爲惔詩經小學云毛詩本作如
火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作如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
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今考說文惔下當是引詩曰憂心如炎以解惔字從炎
之意不知者誤改爲惔耳

本耳

憂心如惔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如惔之字說文作炎釋文云惔
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炎字五經文字心
部云惔見小雅考釋文云字書作焱故轉寫而爲惔詩經小學云毛詩本作如
火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作如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
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今考說文惔下當是引詩曰憂心如炎以解惔字從炎
之意不知者誤改爲惔耳

不敢相戲而言語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不敢相戲而談語又云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是言當作談文古本作談采諸正義也

斬斷監視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斷也作音是其本斷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熱作爇云爇舊作熱據說文改案

小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熱作爇云爇舊作熱據說文改案所改是也

具瞻少酋嚴之狀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熱作爇云爇舊作熱據說文改案所改是也

訓爲小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爇誤熟是也

明所憂者刑罰之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成疑威字譌是也

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畎谷又云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畎谷正義中餘畎字同畎畎一字也釋文云山畎本亦作畎是畎谷釋文本作山畎也正義又云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考定本山下當是亦有畎字與釋文本同正義不備引耳

薦重瘥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重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熱作爇云爇舊作熱據說文改案所改是也

節彼事懲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重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熱作爇云爇舊作熱據說文改案所改是也

能實畊唯草木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畊下當脫谷字是也

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責下之字當作云

俾民不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卑本又作俾同後皆放此正義本今無可考

氏當作桎鐸之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桎之寶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或手旁至者誤也段玉裁云當是抵字誤桎是也別體字

抵作桎與桎字形近

秉持國之正平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正誤政之

若四圭爲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有誤爲是也

說文云桎車鐸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今說文無是也考正義所引說文如第韻摻滌等字皆與說文不合當是正義

自誤以他書爲說文耳非字有譌也

勿當作末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末作未下及正義中同案末字是也此箋末罔卽漢書谷永傳之末殺正義云末

略欺罔也

式夷式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式已毛音以鄭音紀正義云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已止也段玉裁云傳云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作一句讀未必毛音以也

用能紀理其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字是也考此箋以紀說己乃詁訓之法考文古本改同

紀爲己者不得箋意盧文弨從之非也

瑣瑣姻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瑣瑣素火反小也本或作璣非也璣音早考文古本作璣采釋文而誤也旄丘釋文云璣令依字作瑣亦其證

必天下之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當作汝形近之譌

夷易違去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易也作音是其本易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字在之下案皆誤也當云民之所爲無不皆化於上也

民旣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亦

所補非也此嘗云民旣化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複衍上爲惡亦當效上七字寫者之誤也

是今昊天之辭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今作令案所改是也

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案皆同當作同

皆

蹙蹙然至俠閩本明監本毛本俠作狹案所改是也

集本云大辯是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大辯下疑脫辯字是也

冀上改悞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悞作悟案所改是也

○正月

是由王急酷之異 閩本明監本毛本異誤刑

則非常霜之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當

夏七月甲戌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鐸云六誤七是也

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稱剝添者

致常寒之氣來順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恆

女口一 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女

口一耳是其證

毛本心誤憂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憂心愈愈

又此病我之先 閩本明監本毛本病下有不從二字案所補是也

文王雖受命之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下王字當作武與下互換

訴上世之哲氏 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民案皆誤也民當作王與上武字互換而又有譌也

故此病遭暴之政而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暴下有虐字案所補是也上病字衍

則役之圜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六經正誤云作圓誤興國建本皆作圜周禮作圜是也釋文云圓音圓

視烏集於富人之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室作屋考文古本同案室字誤也

是無祿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世作由案所改非也世當作也形近之譌

輕者役於圜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圓作圜下同案所改非也注作圜正義作圓圓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弗受冠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使誤受以周禮注考之浦校是也

無罪知彼刑殺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彼疑被字譌是也

伊讀當爲繫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作繫作音是其本爲字作作也正義本今無可考

王迷之云王既有所定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王字迷之作述之案述字是也

故老召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召之作元老考文古本同案

人意盍猶以爲卑

閩毛本盍作蓋

召彼無老宿舊有德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作故案皆誤也無當作元因別體字無作无而譌也

不敢不局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局本又作跼正義標起止云傳局曲又云箋局蹠是其本作局考文古本作跼采釋文

胡爲虺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段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卽蜴之或體也詳詩經小學

故言今之人可故而爲虺蜴也

毛本可作何案何字是也

一名𧈧𧈧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於蜴上補水字是也下文云水陸異名耳可證

以喻被王之以禮命

毛本被作彼

毛以詩意取菟苗此賢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鎞云比誤此是也

褒姒威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威本或作滅考傳云威滅也說文威下同引此詩是字本作威或作本非也他書多引作滅非毛氏

詩正字

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是用作用是考文古本同案相臺本是也此誤倒

女不會以是爲意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不會作曾不案曾不是也

汝能若是則輔車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車當作益

但輔益輻以賢益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莫知所於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作逃案於字是也此承上於朝廷於山林而言

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與上有獨字考文引古本亦同案有者是也

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會誤合

蔽蔽方有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正義云方有爵祿之貴矣是其本與或作同戴震毛鄭詩考正云當從釋文爲正

夭夭是椓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後漢書蔡邕傳夭夭作夭夭是譌字蜀石經亦誤天爲夭見詩經小學中

富人已可小字本相臺本同考古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猶

箋民以至害甚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案所改是也

桔五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三九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
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

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煩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

云番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爲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

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烏路反番方袁正

十月八章章八句○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

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下同

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

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毛旣移其篇第改厲爲幽卽以爲幽王說

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

不復強爲與奪○箋當爲刺厲王至是以知然○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

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屬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云當爲刺厲

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

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旣言當爲厲王又自檢其證節刺師尹

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

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煩方

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

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

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

褒姒美色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

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剗者配姬以放賢剗豔古今字耳以剗對姬剗爲

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

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旣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旣爲司徒方

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擣雒貳曰昌受符屬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因主異載震既言昌受符爲王命同山崩水潰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萃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己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齡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尙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兩無正有周宗旣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旣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尙存不得謂之旣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之我勸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可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夏戶雅反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木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箋云君臣失道災害將疏至之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

哀○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
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
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
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所以爲甚惡者亦
故爲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下民亦甚可
哀傷矣○鄭唯厲王時爲異○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
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卽云朔月辛
卯朔月卽是之交爲事也古曆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
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
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
食也○箋周之至甚惡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
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
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
是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
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
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
是陰侵陽也案其中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
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柔十日皆爲幹故日爲君而十二辰亦子雖
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以辰
陽丑陰其中食陰侵陽爲木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
侵日而日爲金辰爲木惡也案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木爲義者推度災曰及
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
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

如緯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爲義。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凌弱君故爲正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略之也。昭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壬應休廢。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卽爲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懸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爲尤輕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等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

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
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雖
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
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
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
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
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
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
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爲發無不應是知言
徵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
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月有食
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
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
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
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
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
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
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箋微謂至其常○正義曰下章云彼月而食此
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
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常也周
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
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脩刑如此則月食相
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不有以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箴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彼月而
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治直吏反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箋云臧

疏

以日至不臧○毛以爲幽王時所

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

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爲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爲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

燁震電不寧不令

燁震電貌震雷也

箋云雷電過常

天

百川沸騰山冢崩

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燁于轍反

○

百川沸騰

山冢崩

○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篆云舉者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沸甫味反舉舊子恤反徐子綏反宜依爾雅音徂恤反

○

崔嵬

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

山頂

○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沸甫味反舉舊子恤反徐子綏反宜依爾雅音徂恤反

○

崔嵬

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

山頂

○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七感反充聲駁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

○

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

言易位也

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哀今之人胡憎莫懲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憎

○處昌呂反燁燁至莫懲○毛以爲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燁燁然有震雷之電其

○

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

言易位也

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哀今之人胡憎莫懲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憎

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

○

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

○

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

○

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

○

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

○

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

○

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尙德省刑退不肖

○

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

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舉崩人

○

仰高岸爲谷寶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卽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傳山頂曰

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舉崩人

○

仰高岸爲谷寶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卽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傳山頂曰

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舉崩人

○

仰高岸爲谷寶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卽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傳山頂曰

家至篆乘陵○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舉者屋子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巖者意或作嵯峨此經作峯篆作崔嵬者雖子嚴語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舉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則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皇父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柶維師氏豔妻煽方

處。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篆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柶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聚側留反屢俱衛反趣七走反注同趣馬官名柶音矩弓禹反豔餘瞻反鄭云豔妻厲王后煽音扇說文作偏云熾熾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熾也嬖必下同擅市戰反疏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計反朝直遙反疏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人於豔妻有寵熾熾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有親黨者以褒國不必盡是甥舅之親故有此族黨此文不言是其婚咸或可詔佞於事爲之朋黨者以褒國不必養以爲本親故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咸或可詔佞於事爲之朋黨者以褒國不必養以爲本親故此族黨

爲厲王時豔爲后爲異○箋皇父至士云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剗也其番聚蹶櫛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其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其敵夫故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卽正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爲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弓之故爲得也司朝卽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鄭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徒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旣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放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此六子之端首兼擅曰宰職故但以卿士云言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嘻是皇父疾而呼

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

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汙音烏注同

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令力呈反趣七住反本又作趨七俱反

曰予不狀禮則然矣

箋云狀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是反云我不殘敗

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狀在夏反充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共音恭本亦作供

正爲小人自矜謂舉無

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旣封卽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

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

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己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

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

爲汙萊乎而皇父非但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

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恣反云禮法當然

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

爲汙萊乎而皇父非但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

毛詩注疏

十二之二

小雅 節南山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者令往居向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厲王時爲異○箋專權至二卿○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爲知足於己自以高官厚祿謂己智得之以爲天下莫若己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爲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軼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箋愁者至衛王○正義曰說文云愁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定本及集本云愁者心不欲強之辭也○箋又擇至于向○正義曰知擇民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父擅恣強偏將之所以刺其貪也○箋勉從事不敢告勞箋云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噂猶噂沓猶職主也箋云孽

龜民允反本無罪無辜讒口蹠蹠箋云蹠蹠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從天墮也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由主人也○孽魚列反子損反說文作傳云聚也噂本又作沓同徒答反背蒲妹反注同隋徒火反蹠蹠勉至由人○毛以爲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蹠蹠然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以時無罪無辜尚彼讒口所譖蹠蹠

然己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旣信讒言下民競相讒匿言使下民之有妖孽
相與爲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皆噂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
衆人皆主意競逐爲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爲此以相災害
非從天墮也○鄭以厲王時爲異○箋孽妖至由人○正義曰妖孽者上天降
災之名天以讒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民之災害爲妖孽故云孽謂相爲災
害也尙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爲孽與此同也天孽
從天而來此則人自爲之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爲
未肯時故云噂沓相對談語也則背憎爲相拯譖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
唯恐不先言其悠悠我里亦孔之痾悠悠憂也里居也痾病也箋云里居也悠
競爲之甚也○或作瘞後人改也瘞莫○四方有羨我獨居憂羨餘也箋云四方之人盡有饒民
背反又音悔本又作悔○正義云逸豫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徹道也親屬之臣
莫不逸我獨不敢休○毛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里如字本
政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正○毛教反○正義曰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民
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遊自逸我獨不敢休息以王之教命不循
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傲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
王而去己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傲之○鄭以爲厲王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爲異餘同

十月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亦當爲刺
所下教令甚多而疏○正音政雨無正七章上二章十句次二章章八句下三章章六
無正也○正音政句至爲政○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

下於民而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
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
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也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
伐四國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
使昊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浩古老反
峻鑑其斬反昊胡老反駿音旻天疾威弗慮弗圖箋云慮圖皆謀也王旣不駿昊
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昊密巾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恐起勇反舍音赦一音捨淪胥上音倫下息魚反鋪偏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偏得罪也○
充浩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旣不
能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
饑饉欲害及王身王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
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厲王爲異○傳穀不至曰
鑑○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鑑郭璞曰凡
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謂之嘉二穀不升謂之
草木可食者通名爲蔬○箋此言至侵伐○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
化不熟同故俱名爲鑑也○箋此言至侵伐○正義曰王者繼天德尙書稱政之動天
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是不能繼長昊天之德尙書稱政之動天
饑饉旣至則人懷苟且故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
有如影響王旣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

箋慮圖至不圖○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吳天明此亦
吳天定本皆作吳天俗本作晏天誤也○傳舍除○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卽除
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周宗旣滅靡所止戾定也箋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
舍爲除也

反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勸勞也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
長張丈反下同復

符富反罷音皮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箋云王流在外公及諸侯隨王而

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朝直遙反舊張遙反周宗至爲惡○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
爲惡也○覆芳服反疏謂先王之法旣以滅亡矣其道旣滅國亦將亡無所止

用善人反出教令復周宗至爲惡○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
爲惡也○覆芳服反疏謂先王之法旣以滅亡矣其道旣滅國亦將亡無所止

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旣滅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
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爲厲王旣爲

吳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旣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傳

戾定○正義曰此傳質略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旣滅將無所止
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箋周宗至于彘○正義曰周宗周也
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本紀稱暴虐國人謗王
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
相與叛襲厲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今永安
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安漢時不同○傳
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箋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
勸勞○正義曰詰文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

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臣亦散處無復知
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
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卽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
至省王○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
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
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之成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爲三公也

如彼行邁則靡所臻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正義曰天道設教以戒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贊御
畏于天疏笺上下至于天正義曰天道設教以戒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贊御
懼。日瘁戎兵遂安也。晝御侍御也。瘁病也。笺云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戎
懼。日瘁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戎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餉者
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懼憂之大臣無念之者○退徐音退本
又作退暫思列反懼千感反卒徂醉反餉許氣反曾在登反畜勒六反
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以言進退人也。笺云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
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羣臣並
爲不忠惡直醜正○訊音信徐息悴反音碎排步皆反惡烏路反
退○毛以爲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
衆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侍

肯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憮憮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應答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成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乏於飲食之蓄飢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彘既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憮憮然憂之而日瘁耳王困於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爲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爲譖毀之言則以爲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答難之令小人得進譖於王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箋兵成至歸餼○正義曰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彘無禦止之者卽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飢成是在彘時事故云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謂蓄積不必朝夕乏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皆左傳有此言餼謂牲牢也○箋有可至醜正○正義曰聽言對譖言故爲有可聽用也柔柔對誦言故爲道聽之淺者答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知答猶距也共以辭距而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答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答也故云共爲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難之者令使譖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並爲忠惡忠直而醜貞正也惡直醜正昭二十八年左傳文

出維躬是瘁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云瘁病也不能言言之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寄可矣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休虛虬反注同風福正疏鳳反劉古愛反又古哀反音淳補對反遷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

哀哉至處休○毛以爲幽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屬王時爲異○箋不能至困病○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者爲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箋巧猶至剴微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剴微之者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維時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乎正義曰至朋友○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箋本又作迮側格反正毛以爲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乎正義曰至朋友○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鄭唯屬王時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鄭唯屬王時爲異○箋不可至二者也○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己意爲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君則以我爲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不爲可使也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箋云王流于彘正大夫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見疾也箋云鼠憂也既辭不

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還王都見女今
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己方困於病故未能也○思息嗣反注憂思同爲于
作距本又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
自作之爾今反以無疏謂爾至爾室○毛以爲幽王駁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
室家距我恨之辭正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
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其友以
其距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恐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
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
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
無室爲辭也○鄭以爲厲王已流於彘卽謂彘爲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
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旣辭又恐其恨故云
我試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己疾由己
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
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傳無聲至見疾○正義曰說
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
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出是也
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己之辭是詩人言己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
在朝疾己者若爲在朝疾己不須以無室爲辭又
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答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疏

小旻亦當爲刺厲王○晏武巾反下同

小旻六章上三

章章七句○箋所刺至小旻○正義曰經言晏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此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爲小故曰小旻也

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晏天疾威敷于下土敷布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之

晏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敷撫扶反徧音遍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回邪遹辟云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晏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遹音聿韓詩作駁義同沮在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邛病也箋云臧善也謀又七旬反也

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亦甚疏晏天至之邛○毛以爲晏天之德今疾王病天下○覆芳服反邛其凶反疏晏天至之邛○毛以爲晏天之德今疾王王既爲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爲之今王謀爲政之道又多邪僻不循晏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反用之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爲政之道是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鄭爲屬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悛止也滄滄訛訛亦孔之哀箋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滄許急反訛音紫爾雅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其尺證反一本作稱乎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箋云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違之其不善也底之履反背音佩正疏滄至胡底○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滄滄然自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

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無所成。是
言必至於亂也。○鄭以厲王時爲異。○傳渝渝至乎上。○正義曰。釋訓云。渝渝
公恤私曠職事也。李巡曰。君闔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熾。威
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
此傳亦。唯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
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箋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
意。亦是不供職之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箋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
雖得兆占。繇不中。○厭於豔。反注同。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箋云。謀事者
數音。溯復扶又反。繇音。胄中丁仲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箋云。謀事者
奪莫適可從。故所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
爲不成。○適音的。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箋云。謀事者
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己嘗其咎。責者言。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也。箋云。匪
小人爭知而讓過。○訛音凶。當丁浪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也。君臣之
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疏。我龜至於道。○毛以爲言小人
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跬缺氏反。舉足曰跬。疏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
度。渫瀆神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
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訛訛滿庭。而無肯決。當
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
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止。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
龜不告。所圖而不吉凶。以本問龜。爲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箋。卜筮至
不中。○正義曰。禮龜曰。卜蓍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卜筮相將之物。故并言
以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
瀆。故至筮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龜靈厭
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

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本有吉字衍也兆者龜之豐坼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傳謀人至之道○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小人取不若人爭爲己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之決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己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辭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箋無進於跬步○正義曰鄉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謂之跬一舉足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昔古曰在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猶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輒則泥陷不至於遠也○輶音刀礙車木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箋云如當也字林如戰反泥乃麗反如彼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疏哀哉至于成○毛以爲可哀哉今幽王君用爲不得遂成也○潰戶對反正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大道是爲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辨之言發意鄙近無期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爲謀事也餘同○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正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而又道其先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聖者也○箋不用古至於遠○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而言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軺於蒼梧王逸曰軺支輪木也說文云軺礙車木也動軺者謂去木動輪而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靡謄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

臘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否方九反徐音鄙臘王火吳反大也徐云鄭音謨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膜猶無幾何艾音刈治如彼泉流無論胥以敗箋云淪率也王之爲政者直吏反下皆同有知音智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率率爲惡充國雖至以敗○毛以爲告幽王今日民下之國雖爲狹小其民或以自濁敗正有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以王爲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擁則濁也無相率率爲惡以自用此聖哲者以王爲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擁則濁也無相率率爲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家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傳靡止至理者○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爲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者通知衆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等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卽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爲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卽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爲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以其文隔民雖靡臘與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乂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互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臘音摸爲法王肅讀爲臘喜吳反臘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箋止禮至云然○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視是止爲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乂以聖賢此四事爲優故屬之諸侯耳其實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

既陳此言明教王擇人任之爲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爲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叡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乂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聽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爲差等故聖哲爲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乂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然叡明聽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乂是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事者卽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叡是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也此并或否爲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爲一故也○箋王之至濁敗○正義曰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爲清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不敢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尙之下取虛竭將亡爲義故不須言清濁也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充傳馮凌至危殆○正義曰釋訓云馮河徒人能危亡也○馮符冰反博音搏正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憑爲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國正故不敬則戰戰兢兢戰戰恐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陷危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十月之交

節刺師尹不平

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小字本節下有南山二字閩本明監本毛本節下有彼字案皆衍也釋文以節刺作音正義亦云

節刺師尹不平

此篇譏曰皇父擅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由形近之譏

事國家之權

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作專案所改是也

中候擿雒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貳當作戒形近之譏周頌譜正義引擿雒戒可證

昌受符厲倡夔

閩本明監本毛本夔誤嬖案夔卽孽字之別體

其理欲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故形近之譏

小旻小宛卒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宛作宛案所改非也考小宛釋文本作菀通志堂改作宛

朔月辛卯

毛本月誤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朔月卽是之交爲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會

推度災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曰誤日下同是也

金應勝木反侵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勝木下當脫木字是也

自是所食之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日誤月是也

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主

秋正月壬午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正當作七是也

云衛地如魯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恐去誤是也

而公家董仲舒何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鎧云公家俟考非公家謂公羊家耳

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

閩案朔無月食考春秋經月作日是月字誤也

而王基獨云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而王毛本作而王

基獨云以曆校之中更無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十四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上有謬字案此十行本因上文衍十四字而義字下有脫耳輒補非也

臣不有以犯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可案所改是也

山家萃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萃舊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卒考正義本是卒字

正義云萃者屢屢又云此經作卒筮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

邈以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

爾雅爲說今正義中卒皆譌作卒而不可通矣卒舉古字同用箋云卒者崔嵬訓卒爲卒而不改其字也漸漸之石傳箋正義可證當以正義本爲長漢書劉向作卒是魯詩亦作卒也

胡憎莫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憎亦作慘考此與節南山憎莫憲嗟二憎字皆卽爾雅之贊字亦作本誤

皆溢出而相棄

鼂毛本棄作乘案所改是也

深谷爲陵小臨卽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臨下有大字案所補非也卽當作節耳

雖子則爾雅小異

閩案子當作字則字不誤毛本竝改則爲與非是

柇維師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初刻柇後改柇案五經文字木部云柇氏也見詩小雅柇字是也從木從才字多相亂

顏師古漢書人表注云萬讀曰柇集韻九麌亦作柇皆與唐石經初刻同

豔妻煽方處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處一本作熾考傳箋一本誤也又此以處與馬爲韻

謂用親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謁

小宰卿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卿恐中誤是也

冢宰之單稱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乃

兼擅曰宰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曰宰恐羣字誤非也此唯宰爲羣字誤耳其曰字當作目乃下句錯入此者也

故但以卿士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浦鐙云脫目字是也錯在上句又誤作曰

曰予不戕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戕在良反殘也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惠棟云王肅改字反謂康成是也

憇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云憇者心不欲強之辭也較正義本少自字釋文云強之

其丈反考勉強字唐人例用強作彊者後人亂之耳

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鐙云擇下當脫故知擇三字是也此擇字複出而致誤

噂沓背憎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蹲後改噂案初刻誤也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嗜本又作沓考文古本作嗜采釋文

下民有此言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言當作害是也

非從天墮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墮作隋案隋字是也釋文云隋徒火反正義中字作墮者隋墮古今字易而說之耳

由主人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由主作主由考文古本主由亦同案主由是也

下民競相譖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鐙云匿疑懲字誤是也

天以讒佞相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人

天孽從天而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上天作天當是舛也釋文我里下云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瘞後人改也

里居也瘞病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居作病案小字本是也釋文我里下云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瘞後人改也是

正義云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上病說里下病說瘡也考文古本作里瘡皆病也采正義釋文而爲之

十月八章

唐石經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十月下有之交二字案有者是也序有可證

○兩無正

晏天疾威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晏作吳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晏天疾威密巾反本有作吳天者非也正義云上有吳天明此亦吳天定本皆作吳天作晏天誤也沿革例云俗本皆作晏天今從疏及諸善本考此箋云王既不駁吳天之德今吳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是鄭自作吳此詩凡三言吳天浩浩吳天吳天疾威如何吳天是也不應其一作晏乃涉小晏而誤耳毛鄭詩考正云孔說爲得是矣經義雜記云此當從釋文作晏者誤

三十四年穀梁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二誤三上脫裏字是也

故安漢時不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校形近之譌

正義曰詁文明監本毛本詁上有釋字閩本刻入案所補是也

二卿則公一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鄉誤卿是也下外與六鄉事同

王見以三事爲三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當作肅

曾我瞽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瞽作瞽案唐石經是也此字從執聲五經文字云瞽與襄同見詩小雅說文云瞽日狎習

相慢也皆誤從執

惛惛日瘁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惛惛作慘慘案釋文云惛惛千感反正義云惛惛然日以憂病是釋文正義本皆作惛惛不知唐石經出何本

也

莫肯用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訊乃諱字轉寫之譌諱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是也

毛鄭詩考正云訊乃諱字轉寫之譌諱

無肯用此相告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語下有者字考文古同案有者是也

飢困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

閩本明監

本毛本作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無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十五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哿可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矣作也考文古本同案矣字誤

故不悖逆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逆作遷案釋文云遷五故反本亦作逆正義云無所悖逆考此悖遷卽韓非所謂拂悟字異

義同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作遷采釋文

使身居安休休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居作舌十行本初刻居後改舌案舌字誤也正義云使身得居安休休然可證

將其害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其當共字誤是也

非徒所可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所誤聽案山井鼎云所恐听誤俗字不可從非也所可矣指傳所云可矣卽經之寄矣也

維曰予仕

閩本明監予字誤也

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予作于考文古本同案

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正作不可二字我下有不案所改是也

本又作距

閩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作距非也案乃距字之譌

女猶自作之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本汝自作之耳是其證考文古本作耳爾采正義而誤山

井鼎云爾字屬下讀不知經言爾箋必言女無仍言爾者也

故云我試憂思泣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試疑誠字誤是也

○小旻

此篇唯刺謀事邪僻

閩本明監本毛本僻作辟下同案此誤改也下傳云回邪邇辟釋文作僻乃轉寫之誤辟僻古今字正義

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訛訛然思不稱乎上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作其案釋文云稱其一本作稱乎正義標起止云至乎上是正義本作乎考文古本作乎其上采釋文而誤十行本標起止不誤明監本毛本亦改爲其非也正義云不思稱於上又云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段玉裁云正義誤倒思不二字

伊于胡底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底作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不字案所刪是也

此傳亦唯爾雅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唯當作準形近之譌

占繇不中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繇作繇案六經正誤云占繇不中作繇誤考說文玉篇卜部皆無繇字釋文亦但作繇左傳

同廣韻云繇卦兆辭也郭忠恕佩觿訛分繇繇爲二字毛居正取其說反以繇爲誤非也

繇爲誤非也

埃及卜兆之繇秋杜箋合言於繇爲近皆同

非於道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止疑上字誤是也

是用不得於道里

毛本里誤理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至筮龜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至筮疑云瀆誤是也

小人取不若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取當恥字誤是也

爾雅亦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

爭言之異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爭下有近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可哀哉今幽王君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臣

從作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亦同毛本乂作艾案艾字非也經艾鄭引尚書乂而說之以艾爲乂之假借也依經改爲艾失箋意矣作

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者作當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屬下讀是也

本者作當考文

今日民下之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民當作天

故於聖上哲上言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上二字當衍

聖上無人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字上當脫有通二字者因上衍而下脫也此正義譌舛今正之

王肅讀爲廡喜吳反廡大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廡作廡案所改是也喜吳反三字當旁行細字○按舊校非引王肅語

則愈知不然

孝經曰容止可視

閩本視作觀案孝經本是齷字視字誤也

以聖賢此四事爲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君視明則臣昭哲

毛本明誤民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哲當作哲形近之譌

徒博曰暴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博作搏考文古本同案博字誤也

惡直國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醜誤國是也

恐隊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隊作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隊本又作墜下篇同

卷之三

王龍溪答葉子雲及然大老

卷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三〕〔四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亦當爲刺屬王。**疏**小宛六章章六句。○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者，是小貌刺。宣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鄭刺屬王爲異。宛彼鳴鳩，翰得。○翰胡旦反。鶡音骨鶡，陟交反。何音彫字林作鷦云：骨鶡，小種鳩也。

飛戾天興也。○宛小貌鳴鳩鶡。鶡輪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文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武也。○人毛以爲言。宛然翅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興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旣才智褊小，將顛覆祖業。故我心爲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又言憂念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鄭唯刺屬王爲異。○傳宛小至可得。○正義曰：以鳩是小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爲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鶡也。○傳先人文武。○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爲然。明以文武有天下，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

故知從夕至夜，反蘊藉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醉而日富矣。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常不寐也。○人之齊聖，飲酒溫克。○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溫王如字柔也。鄭於夜反，又慈夜反。○在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雖醉。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正至以勝命所去不復來也○復扶又反下同

謂齊通智謂聖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爲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

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中原有菽庶民

采之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菽音叔藿火郭反

螟蛉有子

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螟亡丁

反姈音零俗謂之桑蠻一名戎女蠻音萬蜾蠃音果蠃力果反卽細腰蜂俗呼蠻是也蠻於髻反蠻音翁煦況甫反又況其反髻紓甫反又紓具反鄭注禮記

以云以氣曰煦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氏疏中

以體曰煦養之以興城中之有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至似之○毛以爲旣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

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城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

藿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城中非有常也所以爲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

養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似有德者教取王民以爲己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

○鄭唯刺厲王爲異○傳菽藿○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爲藿者以言采之

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箋王位無常家○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誤○傳姈至蒲盧○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卽細腰蜂也俗呼爲

桑蠻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蒲盧爲土蜂陸機云螟蛉土蜂也似蜂而小腰者

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箋蒲盧至其子○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卽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姁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視也脊令不取節爾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我日斯邁而不有止息○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鵠注同舍音捨睇大計反謂日視朝也月斯征○箋云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日而乙反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無下同朝直遙反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無下他簾反字林他念反正義○毛以爲既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行視朔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爲異○箋題之至止息○正義曰傳已訓題爲視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爲義曲禮注淫視睇盼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棟獨云離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爲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也無肯止息時也○箋我我至止息○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爲我王於政事所行唯有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意以先王制禮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決斷月有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成決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交交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扈率場啄粟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施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扈音反戶場大良反啄陟角哀我填寢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填盡岸訟也箋反竊音切治直吏反

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填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
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充交至能穀○毛以爲交交正鳥也鳥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
曰犴朝廷曰獄握於角反之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
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
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
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鄭
唯刺屬王爲異○傳桑扈至可得○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
雀齧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
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爲亂政而求下治亦不
可得也○箋仍得至得生○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
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
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得勝負
世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溫溫恭人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之瑞反
恐墮上丘勇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
反下于敏反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傳作焉疏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正義曰太子謂
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
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未言大子之傳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
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鸞斯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鸞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弁彼鸞斯歸飛提

提興也弁樂也。鷩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

文然樂傷今大子獨不○鷩斯音豫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

文云雅楚烏也一名鷩一名鶴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

同卑本亦作鷩同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谷又說褒姒生

音匹又必移反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正義弁彼至之何○正義曰言樂乎彼鷩

斯之鳥鷩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

天下之民此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

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民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

也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

此寃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

心爲之憂矣知王如之何○傳鷩卑居至羣貌○正義曰鷩卑居釋鳥文也

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鷩鳥是也此鳥名鷩

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蕘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

標之博學而類鷩鳥部立鷩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

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無飛字○箋彼雅至獨不○正義曰以經言歸

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鷩求食喻人相與飲

食也以鳥喻凡人嘗文爲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

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育然衍字○傳幽王至殺之○正義曰

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

必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傳舜之至父母○正義曰

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爲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爲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跋周道鞠爲茂草跋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跋徒歷反鞠九六反易夷貳反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疚如疾首愁思也擣心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疚猶病也○怒乃歷反擣丁老反本或作癟同韓詩府除又反義同疚勑觀反又作疹同脫本又作稅吐活反一音始銳反跋至疾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跋跋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曰窮盡爲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曰王政窮盡爲褒姒矣褒姒干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政行如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疚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此喻至四方○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郭礙行路使行者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疚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此說趙盾盛服將朝尚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恭敬○梓音子木名不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懼于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早坐而假寐是也

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天之生我我辰

安在辰安所在篆云此言我生所值之

正

樹者維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

父身平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怙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使我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謂母也○鄭唯毛裏爲異餘同○傳父之之所樹○正義曰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言母○正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者謂所離歷言裏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爲長而云母斥褒姒褒姒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篆不處母之胞胎乎○正義曰此太子爲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篆此言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謂也服虔以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

澠彼柳斯鳴蜩嗟嗟有澠者淵萑葦淠澠澠音蠻音條嗟呼惠反淠徐孚計反又匹計反蜩聲也也澠深貌淠淠衆也篆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譬彼舟之旁無所不容○荅音鬱蜩音條嗟呼惠反淠徐孚計反又匹計反

流不知所居篆云届至也言今大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警本亦作辟匹致反下同届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篆云遑

疏元

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嗟嗟然有萑

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葦葦其衆涒鄰然柳木茂而多蟬淵水深能容之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之憂矣不得間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箋大者至不容○正義曰定本無旁所二字○箋言今至所至○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伎伎舒貌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云雉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伎本亦作跂其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瘞也謂傷病也箋云太子放宜反雉古豆反妃音配內有疾故無枝也○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瘞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瘞胡罪反木瘞腫也爾雅云瘞木符婁郭云虺區瘞腫無枝條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猶曾也正充鹿斯至之知○正義曰此鹿斯與鷺斯柳斯皆辭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旦雉然而鳴猶爲求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爲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心之憂矣曾無知之者○箋雉至不如○正義曰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雉云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言足○傳壞瘞謂傷病○正義曰釋木云瘞木符婁某氏詩云譬彼瘞木疾用無枝符婁區區內疾瘞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厄區區瘞腫無枝條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者舍人曰符婁屬下句獨爲異也

壇路家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免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壇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相息亮反免他故反先蘇薦反壇音觀說文作殫云道中死人所覆也歐起俱反又作驅同彼二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隕音蘊隊也○涕音替正流傳壇路家至箋不忍○正義曰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家左傳曰道壇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君子信讒如或譎之箋云譎如譎之者謂受而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箋云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伐木掎行之○譎市由反謂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析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掎寄彼反地勑氏反又宅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佗加也箋云買反徐又直是反踣蒲北反挫子臥反捨注同又音赦佗吐賀反注同正流君子至佗矣○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姒得卽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卽逐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尙掎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尙佗其薪之理矣不欲妄析之彼人尙不欲妄損析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箋譎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此作譎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旣醉而酬賓旅譎○正義曰酬醉皆作酬此作譎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旣醉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讒卽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傳伐木至其理○正義曰伐木而言掎是畏木倒而掎之明掎其巔矣掎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拏明隨其理拏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傳佗加○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

與佗人是從此而往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浚深也篆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

避之猶有默存者

俊反

默本亦作嘿

亡北反

浚蘇

正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

正也○易夷政反屬音燭注同垣音袁

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筭音苟

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

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筭音苟

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筭音苟

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筭音苟

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筭音苟

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筭音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

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

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箋山高至者焉○正義曰箋顧下云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爲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傳念父至而慕○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志者卽念父也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爲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遇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之善舜如高子譏小弁爲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答問孔子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略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撫。撫大也箋云悠悠思也撫敷也我憂思乎昊天懇王也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爲亂如此甚敷慢無法度也○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撫火吳反下同。同傲五報反下同本又作敷懇音素昊天已威予慎無辜。威畏慎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流悠大撫予慎無辜。敷慢我誠無罪而罪我○大音泰本或作泰徐勑佐反○正疏悠

至無辜○毛以爲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爲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傲慢爲異耳皆以且爲辭○傳憲大○正義曰釋詁文禮肉讐亦謂之憲○箋憲教至法度○正義曰憲教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己威儀爲甚可畏而泰憲言甚大非類故爲傲慢下既爲傲此亦爲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爲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放其初卽位皆許爲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亂之初生僭始旣涵僭數涵容也箋云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溯下同不別彼列反亂之又生君子信讒箋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也箋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遄市專反沮呂反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謂福也箋云福者福賢又生君子信讒箋云君子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也箋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正義曰毛以爲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祉音恥已音以正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僞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旣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致此則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言遂生餘同○傳僭數涵容○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不別故讒言而福賢以止亂乎○鄭唯以僭爲不信涵爲同言信與不信同之生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僭不信至不別○正義曰此亂之生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僞辭初

不入讒言無由進也正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而以為於致讒爲宜故易傳也○箋君子至所生○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爲之能害讒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朝黨援若在位骨鲠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旣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決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之不令其專制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屢本又作婁力注反長丁大反又直良反要於遙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盜言孔甘亂是用餗餗進也○餗沈匪其止

疏君子至之邛○正義曰上旣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君子之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共音恭本又作恭邛其恭反好呼報反共音恭本亦作供又爲于僞反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共音恭本又作恭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共音不倦故以美言爲甘也○傳凡國至相要○正義曰言此者解屢意非此時而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而不已其亂用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爲甘也○傳凡國至相要○正義曰言此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卽爲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東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爲句義亦通也○傳盜逃○正義曰文十八年左

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畫伏夜奔逃避人也。○箋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賦解其言盜之意以爲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号春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盜。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爲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

其餘文異者皆有褒貶事具於傳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龜兔狡兔也。箋云此四爾獸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奕音亦秩音帙。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謨。按爾雅漠漠同訓。謀莫協韻爲勝。忖本又作寸。同七攢反度符洛反注皆同。躍他歷反。龜士咸反。遇犬如字疏。奕奕至獲之。○正義曰世讀作愚非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脣。疏。讓兔至狡兔○正義曰：讓兔人爲讒。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義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傳。讓兔至狡兔○正義曰：蒼頡解詁云龜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爲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爲尊故寢廟在大猷也。大猷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箋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闕宮爲新廟奕奕斯所作。彼奕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德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彼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耳。

既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 莒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莊染柔意也

木檮桐梓漆也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莊而甚反染音冉數所主反注同檮於宜反梓 漆上音子下音七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以支反行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慙於人○簧音黃正義曰言莊染柔忍行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篩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卽言必不思數也巧爲言語結構虛辭遠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顏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傳柔木檮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檮桐梓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惡烏路反又作睂音眉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拳力也箋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權徐已袁反既微且彊爾勇伊何骯骯爲微腫足爲彊箋云此人居下溼之地易夷政反○彊市勇反軒戶諫反腳胫也瘡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猶謀將大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彊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讒佞所能也○彊市勇反軒戶諫反腳胫也瘡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猶謀將大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彊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讒佞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胫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彊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况復無之而汝敢

爲此惡汝作爲讒佞之謀人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傳水草交謂之麋○正義曰釋水文○箋何人至
曰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旣讒己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
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大
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傳骭瘍至爲瘧○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旣
微且瘧然後爲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骭腳脰也瘍瘡也
居然則膝脰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此人

居下溼之地故生微瘧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溼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暴也蘇也

皆畿內疏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國名公也暴公爲王卿士而於王所讒譖蘇公令使獲讒焉故蘇公作是
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
句云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己以爲暴公之所言
是暴公譖己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
己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
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
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己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箋暴也至名
○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
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春秋之世爲
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
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
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
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以否未可

隨而行下云及爾如晉鄭云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箋云孔
甚艱難

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己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大切故伊誰云從誰暴之○女與音豫下疑其與之女與於譖皆同大音泰云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云所言也○由己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己音紀正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迹同譖己貌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己疑之狀暴公譖我之時汝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譖我意懃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令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爲維鄭皆爲是則此亦當以此爲異○箋梁魚至不妄○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譖己必矣○非難知也○箋由己情至何人意○正義曰心疑何人譖己猶尙冀其不然故既設疑言復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譖旋卽復言維暴獨云一疑一舍非他人教示皆出己之情耳○故云由己情而本之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譖欲使不復猜己還與和親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唁音彥見賢遍反譖遣戰反女音汝下注同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正義曰言暴公與其侶二更於己薄也○日而乙反己音紀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正義曰言暴公與其侶二

譴讓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譴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入門弔唁我也汝始者能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爲可言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唁乎知己被譴而不唁疑其讒已而內慙○箋二人至唁我乎○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侶侶卽何人也疑其與蘇同情故并而誰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唁旣言爲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已得譴讓也謂以咎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曰唁不必失國也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卽不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

本又作覩

睹丁古反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箋云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充于天○

正義曰又研窮何人言彼何人乎汝若不譴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覩見其身乎得不譴我乎意懼而不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得不弔唁我是不慚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懲愧故不相弔唁爲不愧人不畏天也○

傳陳堂塗○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

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箋云風暴起之風攬亂也疾如飄風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以我疑女○

C飄避遙反疾風也沈又方消反祇音支攬交卯反

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疏○正義曰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

之來云何其

睂云

遑暇亟疾睂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

我於女亦何病乎○亟

紀云

爾之至其睂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

力反脂音支睂況于反

流云

使蘇公之病則此睂亦爲蘇公之病也旣數過其

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

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間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

也且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其

睂云

使我有罪謹之病乎亦以我得病

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

睂云

睂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

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睂爲何人病爲異餘

箋云

其不來見己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

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

一者之來見我

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已爲得安是章次相成也

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

反之已爲得安是章次相成也

是章次相成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易說祇病也箋云還行反也否

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

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易夷

政反注同韓詩作施施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俾必爾反祇祈

支反一云鄭止支反說音悅下同解音蟹與音豫復扶又反下章同

伯氏吹

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不相信則

壻仲氏吹篪

土曰壻竹曰篪箋云伯仲

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

臥反和胡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

怨故設之以此言○貫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反以福福之言正義曰既爾斯

相要曰詛比毗志反索素洛反爲其亮詛側助反長如字又張丈反

伯氏至爾斯

既爾斯

築之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壠又仲
 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應和矣我與汝何人其恩亦當如伯
 仲之爲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壠篪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爲
 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知
 有決令我疑也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土曰壠漢書律曆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墳古今字異耳注云墳燒土爲之大
 土如鴈卵鄭司農云墳六孔釋樂云大墳謂之蹠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
 璞曰墳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氏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
 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
 七孔蓋不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寸二寸卽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
 本云古有墳篪尙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
 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世
 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築極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爲喻王肅亦云我
 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篪壠之相和與鄭同也○傳三物至以雞○正義曰隱
 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
 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稼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稼卽豕也並言詛
 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
 民不相信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
 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
 大小爲異皆殺牲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詛雖
 民不相信爲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
 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閼詛諸五父之衛定六年既逐陽虎襄
 何及人與蘇公同爲王臣蘇公與之盟國人於亳社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詛法也此

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雞謂之所用。爲卒出一犧。謂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卽得用犧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此豕犬雞謂之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與犧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較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菊衰十七年左傳曰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犧下人性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蜮短狐也。覲姤也。箋云：使女爲也。也。活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蜮音或沈又音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影○。覲土典反面覞戶刮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輒轉也。作反面覞也。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極於是也○。覲土典目音以古以正。若爲鬼至反側○。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而責之言汝字本作以正。若爲鬼也。爲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我爲詛今汝有覲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譖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傳蜮短狐覞戶刮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輒轉也。作反面覞也。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極於是也○。覲土典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溼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蠻三足生於江南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覲姤釋言文孫炎

曰覩人面炳然說文云覩面見人炳面。覩也然則覩與炳皆面見人之貌也○傳反側不正直○正義曰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翻覆之義故箋以爲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入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巷伯官名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反宮本或將此注爲序文者近附近之近下近嫌充巷伯七章上四章章四句次章五句次章八句卒章六句至奄官○正同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今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箋巷伯至名篇○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其職掌王后之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人及女官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内人及女官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輒名篇爲巷伯以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虹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己錯也貝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虹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菲巷伯故以巷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興也萋其官與巷伯相

黃白餘蚯直基反貝彼譖人者亦已大甚。箋云大甚者謂使己得重罪疏。妻令至大

正義

曰女工集彼衆采而織之使萋然令斐然。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爲其錦也以興讒人集己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愆狀以爲己罪也實無罪而讒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讒譖人者亦已復爲大甚言非徒譖讓小辜乃至極刑重罪是爲太甚。○傳妻至錦文○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妻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爲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箋錦文至貝文○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蚯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蚯黃白文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餘泉黃爲質白爲文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蚯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柴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至文趾以爲杯盤寶物也。今九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審也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審也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

○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正義曰。記言讒人集成己
適如字王徐皆都歷反下同。○正義曰。星初本相去哆然
寃已哆又侈之而爲舌故也以興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始令其又構之而
爲終故也言己避嫌使人因之所以悔也因有小嫌陷己如此彼
讒譖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多而能巧也。○傳哆大至於是○正義曰。哆者言其
寬大哆然故爲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卽箕星也箕四星
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太狹言雖小寃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
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箕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爲狹耳其實踵之
二星已寃大故爲哆今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
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爲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爲箕
○暗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爲罪也言顏叔
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
抽也言燭又言薪則初執燭次然薪放乎旦猶至於旦也蒸是薪之細者搘謂
自己之爲總目言其然火以至旦乃更覆說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旦
且時也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則
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間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
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是也必男子七十女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則
繫之名素已彰者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爲此則不可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則
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己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
是者言魯人如此爲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能似於
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不必引也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
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奸淫其所嫌者不必卽是男女是非之事證避
○箋踵狹

而舌廣○正義曰定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本躡其義俱通緝緝翩翩謀欲譖人反說文作聾云鬲語也又子立反

音篇字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作緝

又作篇至不信○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相與謀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如字又音妾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而作緝

幡芳煩反所奸反卒寸忽捷捷至汝遷○毛以爲讒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之心而言反誹方味反

疏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爲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鄭以遷爲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爲理否女故易之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好喜也草訕人至勞人○正義曰言讒人謀能功密爲王信用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彼諧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彼諧草者憂將妄得罪也

云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驕人至勞人○正義曰言讒人謀能功密爲王信用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彼諧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彼諧草者憂將妄得罪也

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投棄也○畀必二反下豺虎不食投畀有同豺士皆反字或作豺

北北方寒涼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箋云付正義曰彼諧至有昊○正義曰彼虎若不肯食當擲予

北而不毛有北太陰之鄉使凜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塞鄉之凜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傳北方至不毛○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塞凜不可居

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也畝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猗於綺反徐於宜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疏楊園至聽之○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也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令使自慎言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汝衆在位之君子者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偏及在位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傳楊園至丘名○正義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名故知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傳寺人至此○正義曰毛解言已定之意也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箋寺人至此官至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 一章五句 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三〕

珍倣宋版印

王氏文淵閣書影卷之十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二之三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小宛

大夫刺宣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同案宣字誤也正義中同

小字本相臺本宣作幽考文古本

鳴鳩鶡鷗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鳴鳩鶡鷗也如其所言不爲有異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鷗作

鷗也釋文云鷗字林作鷗

行小人之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刻添案初刻是也

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釋文以溫藉作音與定本同溫克下云鄭蘊

藉也乃改用今字耳

醉而日富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而日作日而案日而是也段玉裁云謂當日醉之日頓自富矣與箋小別

蜾蠃負之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蠃作贏案贏乃誤字

或在草萊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葉誤萊非也爾雅疏卽取此正作萊

不有止息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有作肯案有字是也正義云無有止息之時可證下文兩云無肯息時也乃自爲文耳相臺

本依之改者非

謂月視朝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朝作朔考文古本同案朝字誤也

毋忝爾所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毋作無案釋文云毋音無正義本無明文今無可考白駒釋文云毋金音無本亦作無他皆放此

欲使言與羣臣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言疑王字誤是也

世必無從得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世當作此

○小弁

故變文以云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云作示示字是也但其實不然當是矧也

鸞卑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鸞卑居釋鳥文也又云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標起止云傳鸞卑居釋文鸞斯下云鸞斯卑居也又

云一云斯語辭是其本傳當有斯字

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提提羣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羣下或有飛字定本集注並無飛字標起止云至羣貌釋文提提下云羣飛貌是其本傳有飛字

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我大子獨不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然字衍也上箋云今大子獨不正義云集注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此當與彼同

義云

日以憂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日作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是也

大子言曰我憂之也大子言曰我憂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大子言曰我憂之也案所刪是也此八

字複衍

而類菟鳥部

閩本明監本毛本菟作苑案所改非也菟卽苑字

本集本並無飛字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本上刻添定字案所補是也

當文爲與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又

乎我之父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鐙云乎當作于是也

鞠爲茂草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鞠誤鞠案釋文鞠通志堂亦誤鞠影宋本不誤

不懼于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懼作離案正義云不離歷於母乎又云離者謂所離歷考小明漸漸之石皆經言離則正義言離歷卽魚麗正義所云麗歷傳云麗歷也是也麗離古字同用聲類至近也懼字卽非此義各本皆誤當依唐石經正之

裏其內陰 各本其皆作在案傳本是在字其誤也

萑葦淠淠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萑初刻誤與七月同

析薪弛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弛作弛案惠棟云玉篇在木部是也五經文字木部云弛又音櫛見詩小雅卽謂此字也釋文弛與唐石經同或誤弛今正詳後考證十行本正義中字不誤

不欲妄挫析之

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析作折閩本明監本同案折字是也
釋文以挫折作音可證

關弓而射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我角弓正義引孟子同

字本相臺本之作我案我字是也下作

人猶有然而存諸心

閩案下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此然字當默字之
謬案

念固而不暇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鐸云念固疑今因之誤是也
案

孔子曰以舜年五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鐸云曰字衍是也

如高子譏小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當作知

○巧言

亂如此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撫作撫下經及傳及正義皆同案撫字誤也詳詩經小學釋文撫與唐石經同或誤撫今正

見後考證

昊天大撫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大作泰案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正義云而泰撫言甚大是其本作泰字沿革例云蜀

本越本興國本皆作泰余仁仲及建大字本作大此以釋文爲據也今亦從釋文不知兩本之各有所據

甚傲慢無法度

閩本明監本傲誤案箋作敖正義作傲敖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箋撫敖可證也釋文撫傲

本又作敖與正義本不同考文古本箋作傲采釋文

乃昊天乎王甚傲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形近之譌

傳者以下言已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上當脫易字

而泰撫言其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字當作甚形近之譌

放其初卽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放作故案所改非也放卽昉字

僭始旣涵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傳僭數也蓋以爲譖字是也

若無疑事則不會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若至不刪添者一字

義能忖度而知之

閩毛本義作我案我字是也上箋云已能忖度讒人之心可證

傳讒兔至狡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讒當作麌至當衍字

則彼獲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彼當被字誤是也

骯瘍爲微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瘍本亦作傷正義本是瘍字

素能然乎 小字本相臺本素作僥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素十行
本初刻僥後改素案素字誤也釋文云僥音素可證

故箋亦云此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下有○案山井鼎云宋板云此相接
有圈非也

○何人斯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校勘記

七

中華書局聚

以絕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作而絕之也考正義云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唐石經是也

誰暴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誰作維考文古本同案誰字誤也序下正義同

云何其盱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其字旁添之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其盱又云毛以此云何其盱釋文以其盱作音是正義本釋文本皆有其

字唐石經未知出何本也

一者之來見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下篆小字本作一案正義中皆作一則作一是也作壹者依經改耳山井鼎

云宋板一作壹疏及下注同其實不然皆其誤也

於女亦何病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也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有者用正義自爲文添耳

與下俾我祇也元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互誤元是也

俾我祇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祇誤祇案唐石經此與祇適也字別釋文云祇祈支反毛病也鄭安也一云鄭上支反段玉

裁云傳病也者謂祇卽病之假借說文疒病不啻也箋安也者謂祇卽禔之假借說文禔安也

易說祇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說也作音是其本說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女與於譖我與否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此否字當作不與經文否字無干是也

大墳謂之跋音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叫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此音者例如此也

銳上平氏 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底所改是也

釋樂文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又誤文是也

明其不信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詛誤明是也

然盟者人君用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然下疑脫則字非也古言然卽今言然則也正義文本如此十月之交

正義云然日者大陽之精等可證也

蜮

短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弧作狐誤是也釋文蜮下云短狐

也 正義云蜮短狐今說文本蜮下皆誤漢書五行志注作弧不誤

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 賢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惑誤或非

姤面覲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覲誤覲非也爾雅疏卽取此正作覲是正義自如此下文云然則覲與姤皆面見人貌也

貌也可證

則知側是不正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側上浦鏗云脫反字是也

○巷伯

巷伯奄官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巷伯奄官本或將此注爲序文正義標起止云至奄官又云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又云

官下有兮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是正義本此四字爲序文也車隣正義云序言巷伯奄官亦其證考鄭此注云巷

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據此序之文而釋之也是鄭自有正義以定本爲是者誤當以正義本爲長段玉裁云周禮序官疏引甚明今也古書通用周禮疏引作也是也唐石經序中無此四字依釋文定本臣奄官上士四人是正義本作巷伯內小臣異官說詳彼正義此序正義本有巷伯奄官釋文本以爲注正在此文之上未知其此文較正義本仍同與否今無所考段玉裁云官字衍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巷伯至名篇考車隣正義云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

黃爲文又有柴貝閩本明監本又誤文毛本文又誤又文柴作紫案紫字是也

皆可列相當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可作行案行字是也

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當作常上至字作徑案所改是也

哆兮侈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經釋文本正義本皆如此說文錢下有一曰詩云侈兮哆兮見段玉裁說文訂今考說文或別有誤經義雜記欲依之以倒此經者非也其謂王伯厚詩考所載崔靈恩集注爲作僞不可據誠然

縮屋而繼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縮作櫺案正義云櫺謂抽也正義云縮又作櫺同櫺是櫺之譌字指字見於說文廣雅皆從手訓引也武梁左石室畫像載此事字作櫻櫻縮字同韋昭周語注亦訓縮爲引考文古本作櫺采釋文而誤

男子不六十不閑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閑居者是其本子作女考文古本作女采正義

嫗不逮門之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嫗本或作煦正義本未有明文

煦此傳意亦謂以體煖之作嫗者

是不逮門者段玉裁云不及入門門如城門之類荀卿云與後門者同衣也

記言讒人集成己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記當既字誤是也

言雖小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言當舌字誤是也

星因物益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星當是字誤是也

暗作詩之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暗當作斯此說傳斯人也

素已彰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者當著字誤是也

定本蹠作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定本蹠作蹠案依此則正義本是蹠字今正義字皆作踵後改也釋文作踵與定本同

爲理否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女作安案否女當作不安

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

閩本明監本毛本戎作誠也下有我字案戎即我字之誤又錯在上句耳

作爲此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詩考正義本是作爲詩與一本同正義云起發爲小人之

更譏而作巷伯之詩順經文作爲詩四字次敘而說之極爲明晰此二本之異在第三字正義是作釋文是此不同耳故正義本箋並有作起也作爲也二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校勘記

十九

中華書局聚

訓以經有二作字而各釋之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
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所謂乖者經字旣是此矣不復有二作而箋
訓有之是其乖也正義之意據其箋有二訓證其經止一作之失耳不謂不當
有二訓也今各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經與注相乖不可通而去之
本合併者不知檢照又令正義與經注相乖而不可通是其轉輾之失也考文古
本作起也下有爲作也三字采正義而不得其解乃誤倒之
當云作賦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賦字當衍正義云當云作詩謂其本
經是作詩也舉之以訂下定本經此詩之非當云作詩謂其本
自與經相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經至乖刻添者一字

傳寺人至此閩毛本同案此下當有詩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六三之二〕〔四二〕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疏谷風三章章六句至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父

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是人行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爲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爲善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爲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耳習谷風維風及雨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箋云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

音穀○谷將恐將懼維予與女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恐丘勇反注下同

女音汝厄本又作阨
於革反難乃且反

言朋

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

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箋云朋友無

樂音洛注下皆同

正義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陰雨以行其潤澤由

風雨相感故潤澤德行以興良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

得成朋友恩愛相須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爲且恐且懼當遭苦厄之時

維我與汝獨受此難纔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不念恩愛之時

也○箋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

爲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爲文故云風而有兩則

潤澤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兩是

風雨共爲潤澤○傳言朋友至相棄○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

葛屢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己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箋朋友至之甚○

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謂惡

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而棄往日之恩忘昔

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

習谷風維風及頽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

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

徒雷反上將恐將懼寘予于懷箋云寘置也置我於懷

言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時掌反○將恐將懼寘予于懷箋云寘置也置我於懷

言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箋云如遺者如人道正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之旋轉

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興良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

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爲汝本且恐且懼苦厄之時

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

物忽然不省無心念我也○傳頽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頽扶搖

謂之。歲上也孫炎曰迴風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

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

上也扶搖暴風從上升上故曰

歲歲上也孫炎曰迴風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

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

上也扶搖暴風從上升上故曰

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頽若谷

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爲焱不復爲頽也詩言頽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

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徂反下同槁苦老反

怨箋云大德切磋以道相反而成之謂也○瑳七河反

習谷風也谷風猶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

木皆能生長之以興良朋由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

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興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

義不虧實小反而有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爲忘我

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傳雖盛夏至萎枝者○正義曰

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大時不齊

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

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至小訟乎○正義曰維

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

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尙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萬物之時草木枝葉

猶萎槁者以爲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

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爲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爲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立稱則夏之東風猶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

以爲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
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役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

五河反養餘亮反注除鞠

養也穀養也二字餘並同

正

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中二章章八句至

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

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箋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衡恤

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

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

亡必用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

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

正

蓼莪者莪匪莪伊蒿與也蓼蓼長大

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哀哀父母生我劬

心不精識其事○蒿呼毛反長張大反下皆同思嗣反

勞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

正蓼蓼至劬勞○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

勞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正莪也而不精審

視之以爲非莪反謂之維蒿以

興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精識視之以爲非此物反謂之是彼

物也以己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

見其亡所以深恨○箋莪已至其事○正義曰視莪以爲非莪亦是作者身視

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莪爲蒿

以喻衆事皆然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衆事不精識非獨莪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敵去刀反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箋云瘁病也正社敵也

○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蔚一名牡敦某氏曰江河間曰駁陸機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

蒿薪
雷疊音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得終養恨之言也○鮮息淺反供九用反
父

憂族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疏
怡音戶韓詩云怙賴也恃恃負也正酒者當多酌疊少酌餅不使小餅先竭今酌
餅之既盡矣而疊尚盈滿是爲酌疊者之恥也以興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
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王
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
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況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
矣言己雖生不如死之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己
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
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箋餅小至恤寡○正義曰釋器云小疊謂之坎孫炎
曰酒樽也郭璞曰疊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疊大如餅也言餅盡矣對疊盈言
爲疊恥者是爲主疊者之恥卽酌者也以疊大似富衆餅小似貧寡然疊餅並
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疊而少酌餅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以富貧
盈者滿也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富分
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餅疊則
疊盈矣疊既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爲恥故知是爲疊者恥以喻王恥也○箋
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
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

亦然但此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三年內耳

鞠養

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

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拊音撫畜喜郁反顧音故覆芳福反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箋云之猶是也欲欲報父

充父兮至罔極○毛以爲此言父母生養之恩

任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己痛切之情以告於天○鄭以腹爲懷抱爲異○傳腹厚

○正義曰釋詁文○箋父兮至懷抱○正義曰上章總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

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己爲養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

之故爲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或身體姪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

反顧也復反也故爲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

我謂置之於腹故爲懷抱以父母厚己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南山烈烈飄

風發發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

風發發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飄避遙後篇同本又作票

民莫不穀

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

在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己

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

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值

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爲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

南

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

值

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箋言民至之害○正義曰

何害者皆以己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己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

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

律

言己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律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律猶烈烈也

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穀

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

重

我獨不卒自哀傷也○卒子恤反重直用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國在東故大夫尤苦征役

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反國名

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

是爲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總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

謂之賦功力謂之役案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斂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

憚人箋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斂

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餳餳輪之勞卽是役也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

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

盡故唯言賦重斂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

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衆官廢職由此己國所以

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

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

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爲己怨而王政大經

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

明爲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十年齊師滅譚○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

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有饑簋飧有揀棘七黍稷也穀也饑滿簋貌飧熟食謂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

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饑音蒙簋音軒飧音孫鼎實棘赤心也箋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饑穀以其爵等爲之

必履反饗於恭反施始政反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罰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君不偏也○砥之履反

子所履小人所視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共音恭本又作恭

睠言顧之滑焉出涕睠反顧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睠音卷

本又作眷濟所姦反說文作濟云涕流貌山正充有鑛至出涕○正義曰言有鑛晏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爲于僞反

然長者棘木載肉之七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飧以七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

承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興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興恩厚又法

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

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倣所以履而

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既君子履其

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睠然迴反

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由此滑焉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

偏役也○傳鑛滿至赤心○正義曰簋以盛飧鑛爲其狀故知鑛滿簋貌也主

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簋盛

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掠爲七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七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

羹肉也羹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

故須以七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七所以載牲體牲體

卽鼎實也言棘肉必實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七所以載牲體牲體

惟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七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

必取赤心爲喻○箋飧者至天下厚○正義曰箋飧之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

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館宰夫朝服設飧是也必先設之

小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也言凡飧不備禮曰飧對饗餼之牢禮之數陳者掌儀注文

禮曰飧曰饗餼以其爵等爲不備司儀注文

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饗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饗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饗餼五牢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爲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其史主書皆有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卿也則飧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夫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饗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證飧之所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眷言顧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周也○傳如砥至不偏○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通也知砥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事耳此爲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爲貢賦而砥矢並言是得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斂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者以言周道爲事廣所可平直者卽貢賦賞罰耳故因而盡言以暢之且繁衣裳韜佩遂是濫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箋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倣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上二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己今賦斂之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空盡也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杼不作也○杼直呂反說文云威緯器本又作軸斂力豔反後同

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箋云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輝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居勑反屨九具反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沈又徒高反韓詩作纏纏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寃非也周行戶郎反注周行下載施之行并注同輝音運往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箋云旣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輝送而是使我心傷病也○疚音救正義小東至心疚○正義曰譚大夫旣思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既輸送杼柚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由此財盡衣屨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乏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佻佻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因送轉輝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輝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會無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箋小也至不作○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絲麻者以杼柚之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箋雖公子至不得止○正義曰上言杼柚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下卽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旣往旣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爲送轉輝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輝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禮之惠是使我心傷悲焉○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詣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輝不因行聘也以葛屨爲履霜仍彼行役言困乏猶不得止也○箋會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悲焉○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事霸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相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有冽汎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

我憚人冽寒意也側出曰汎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箋云穫落木名也

大夫契憂苦而寤歎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汎泉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今譚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冽音列汎音軌字又作晷寢子鳩反漬也字

又作浸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契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字亦作殫箋音輔朽也薪是穫薪尚可

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

人亦可休息養之以正元我所穫之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

待國事○蓄勑六反有。至可息○毛以爲有冽然寒氣之汎泉無得浸漬

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汎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溼腐不

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憚我譚國勞苦之民人

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畜是穫刈之薪者尚

以爲可存載於意嘗鐸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汎泉之所浸也况譚大夫哀

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汎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己薪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

文有詳略言汎泉之浸穫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薪者

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穫爲木名尙爲庶幾又尙可載以對亦可息是

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爲通故不從毛餘同○傳冽寒至憚勞

○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粟冽是冽爲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

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汎汎側出是側出曰汎泉也

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也薪當析之卽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

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箋穫

落至爲薪○正義曰穫落釋木文在釋木故爲木名某氏曰可作杯圈皮勒

堅韌物不解郭璞曰穫可爲杯器素北陸機疏云今櫛榆也其葉如榆其皮

剝之長數尺可爲組索又可爲甌帶其材可爲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

刈薪者皆謂木也而言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

人也粲粲鮮盛貌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來音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

反穢音接字又作楫附近之近下同搏音博冥莫歷反私

人之子百僚是試

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字又作寮同

正流東人至是試○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爲勞苦

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爲勤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爲常不愧之也其西京師之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不賦之也王

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穢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爲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上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

周道之衰己所以偏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爲異真在箋○傳東人至鮮盛

○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以舟人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決其不賦稅非

是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箋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人爲逸豫西人

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敝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屢不能順時況國

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己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

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唯有二事其所不言王政偏

則言衆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不以其漿言政偏

賴鞶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唯此二事故總解之○箋舟當至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

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是試爲之所用則是裘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

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能羆是裴明遣賤人求捕熊羆故知在冥氏亢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士二人亢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擯以攻猛獸以靈鼓歐之亢氏掌攻蠻獸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蠻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卽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西人卽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嬖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擅以臣以申伯爲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冢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於酒鞞鞞佩璲不以其長鞞鞞玉貌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鞞鞞然居其官職非其長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鞞胡犬反字或作璫璲音遂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箋云監視也喻王闔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監古蹠反闔音開字亦作開彼織女終日七襄○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酒者或不見任也○政用不得其漿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鞞鞞然佩其璲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無明今佩璲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鞞鞞爲玉貌璲瑞釋器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臯臯鞞鞞刺素餐也

某氏云韜韜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傳漢天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爲義天漢此有不以無水用爲義者以言豎亦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爲喻其牛箕斗各自言其無所以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總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爲星名箕斗又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言置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傳跋隅貌襄反○正義曰說文云跋頃也字從七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箋襄駕至七襄○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肆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卽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卽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襄彼牽牛不以服箱曉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晝華板反箱息羊反河鼓何可反又音河星名牝頻忍反東有啓明星西有長庚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旣入謂长庚爲長庚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球畢貌畢所以掩免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正充雖則至之曰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

又曉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會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有揀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興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亦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傳日旦至庚續○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之釋詁文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傳揀畢至掩免○正義曰上言揀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鶩鷫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繫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免也○箋祭器至鼎寶○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又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以助載鼎寶也掩免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簸音挹音矩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斛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翕如也箋云翕猶弓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翕許急反柄彼病反揭居

竭反徐充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可謂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挹斟其酒漿所以不可以簸揚米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爲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爲南箕爲此也○傳翕合○正義曰言合者以天星衆也此獨爲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箋翕猶弓至相近○正義曰鄭以爲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弓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爲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爲舌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疏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

詩者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之時在位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爲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之辭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达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使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恤我使我

我不得脩子道案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說理亦不通道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有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己復闕二時彌應多怨何由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爲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日爲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爲殘幽王頓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旣比於冬不得更慮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同秋日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爲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計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具腓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爲興不相因也其興之日月先後爲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

構古
候反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此難世乎○難乃旦反正月立

至忍予○毛以爲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卽位雖爲惡政矣未甚酷至於今乃極酷也自卽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四惡如此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爲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徂往至往矣○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也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爲義喻王惡盛也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爲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訓爲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卽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爲始也以毛言徂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爲始東山云我徂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爲到東山是徂爲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興人爲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箋云我先至亂世○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己不自後也○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曰此禍其所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爲亂○瘼音莫充秋日至適歸○正義曰言嚴秋之日淒淒而萬民困病○瘼本亦作棲七西反卉許貴反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政行而萬民困病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亂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

病家滅亂也○箋今政至爲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此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彘滅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爲急行於天下如飄風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之疾也○亟紀力反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故言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寒也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踐如久反廣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箋云尤過雅云履也令力呈反蕃音煩與音預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廢如字一音發忼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正義尤○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在栗維在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踐害此美草使不得蕃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人之傍上多富斂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不得生育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爲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爲過惡者故令民皆病○傳廢忼○正義曰說文云忼習也恆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太與鄭不同相彼泉水載清載濁箋云相視也能善也言諸侯日作禍惡曾無一善○相息亮反注同曷舊反毛安葛反謂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爲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構成曷逮也箋云構猶

彼諸侯之行何爲一皆爲惡曾無爲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爲異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爲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傳曷逮○正義曰釋言文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反長張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箋云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大夫反如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充傳滔滔至一方○正義曰滔滔大水貌○瘁本又作萃似醉反下篇同此與吳楚強盛言神者以國主山川所在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也○箋江漢至其所○正義曰紀理衆川使不壅滯者謂衆川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爲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矣吳楚之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爲盟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爲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叛矣既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叛矣既有荆芋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荆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云達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近故連言之○箋今汝出征以正王至不如○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今汝出征以正王至不如○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使不得安寧故羣病故爲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以兵甲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

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注以爲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荆楚是舊貪殘也匪鶠匪鳩飛戾天

匪鱣匪鮒潛逃于淵鱣鶠也鶠鳩也鶠鳩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籀箋云翰高戾至鱣鶠也言鶠鳩之高飛鮒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鶠鳩能

高飛非鮒鮒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鶠徒丸反字或作鷙鳩以專反鶠也鱣張連反鮒于軌反鶠音彫充鶠

至于淵○毛以爲鶠也鳩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鶠非鳩也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鮒也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

非鮒也何爲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爲王政亂虐下民逃散言若鶠若鳩

鳩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鮒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爲驚擾畏亂政故也○傳鶠鶠至處興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爲驚擾畏亂政故也

漢書音義曰鶠鶠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鶠也鶠之大者又名鶠孟康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鶠鳩

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鮒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鳥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箋喻民至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王政之亂

病害下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杞桋也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爲喻民逃走畏亂政也

箋云此言草木尙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蕨居君子作歌維以告月反桋本亦作蕡音夷枸音苟櫻音計桋所革反郭霜狄反

哀箋云告哀言疋山有至告哀○正義曰言山之有蕨薇之菜隰之有杞桋之樂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訴於王及在此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憫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作

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傳棟赤棟○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棟舍人
棟名赤棟也某氏曰白色爲棟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河間棟可作鞍郭璞曰赤
中棟樹葉細而岐說也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輅白棟葉員而岐爲木大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使如字已音紀下注喻

己同養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
餘亮反怨役使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
朝夕從事是己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役
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
使不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己行役不得其事○杞音起也偕偕士子朝夕
均也

從事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箋云朝夕從事

王事靡鹽憂我父母箋云靡無

從事言不得休止○偕音皆徐音譖說文云强也王事靡鹽憂我父母箋云
也鹽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陟彼至父母○正義曰言有
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鹽音古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
其杞菜之葉也此杞葉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興大夫循彼長
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
矣所以行役不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己爲偕偕然而強壯今爲王事之子以
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之事無不堅固使己勞以堅固之今
使憂及於我父母由久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音普濱音賓天涯佳反字又作崖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勞
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
何使而不行○溥音普濱音賓天涯佳反字又作崖

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正傳溥大也濱涯○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滸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

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滸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聘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卽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傳賢勞○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己勞於事故以賢爲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己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彭彭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將壯也箋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傍布彭反得已音以○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鮮息淺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旅衆也箋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感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或燕燕反沈云鄭音仙或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箋云不已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報反協韻戶刀反慘七感反字又作慘或樓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樓音西印音仰本又作仰鞅於兩反何戶可反又音何捧芳勇反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箋云咎猶罪過也○湛都南反樂音洛咎其九反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

爲篆云風猶放也○風音疏或燕至不爲○正義曰三章勢接須通解之皆者定本集注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爲異餘同○篆鞅猶至促遽○正義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爲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獨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疏無將大車

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己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爲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尙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尙改觀於宰我子文以

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况大夫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篆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云將猶扶進也祇適也

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

小無思百憂祇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祇音支累劣僞反篇末同本或作辱

自底兮底病也篆云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

自底兮負及己故以衆小事爲憂適自病也○底都禮反任音壬愆起連反

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己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己小人居職百事不

幹己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言無思百衆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己○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正義曰冬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云大車

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小人之所將也○箋將猶扶進○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比小人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箋云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己之功

莫適反令力呈反又無思百憂不出于頰頰光也箋云思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莫適反令力呈反又無思百憂不出于頰頰古迫閨不得出於光明之道○頰古迫

反沈又無將大車維塵雍箋云雍猶敝也○雍於勇

古頃反無將大車維塵箋云雍猶敝也○雍於勇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箋云反字又作壅又於用反

重猶累也○重直

龍反又直用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正統小明五章上三章章十二句下二章章六

句至亂世○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令己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聿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總爲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辭也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

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尙未得歸詩人牧心之憂矣
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荅音求更音庚

其毒大苦

箋云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大音泰念彼共人涕零如雨箋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刑罪羅網也箋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正音古明明至罪罟○共音恭注下

皆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罟網也箋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正義曰言明明至罪罟○正義曰言明明至罪罟○正義曰言明明至罪罟○正義曰言明明至罪罟○正義曰言明明至罪罟○正義曰言明

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昭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上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己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荅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於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尙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爲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由任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苦而悔之念彼明德供具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雨然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己勞苦之狀我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之○正義曰言昭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之照也昭五年左傳曰日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宣日中以王明之光照臨天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如天日者以王者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也○傳荅野至朔日爾雅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曄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四地故言荒爲遠辭非卽彼之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耄遜于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則三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尙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至于荅野是遠行巡

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應云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蹙也如此則爲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今而爲王所苦所以於悔切耳然則牧伯大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由王所爲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己多勞故怨王而悔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伯一人而已○箋共人至之君○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悔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爲以待賢者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徧被天下土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共人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仕之正勸待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時有可念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芒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尙不得歸○念我獨兮我事除直慮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莫音暮注及下同

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勞也箋云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亦

作瘳念彼共人暱暱懷顧箋云暱有往同作瘳念彼共人暱暱懷顧之志也○暱音眷豈不懷歸畏此譴怒疏怒○毛以爲大夫言昔我初往向芒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卽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尙不得歸

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衆事令我事甚繁衆也由此心之憂愁矣
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閑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
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鄭唯方除爲異言往至於芳野之時四月中
也於時而望旋反餘同○傳除除陳生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
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燠卽春溫亦謂二月○箋四
月至不得歸○正義曰四月爲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
生枝葉故曰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
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之下卽云曷云其還至卽望歸故云至于芳野以
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
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往到芳野者往
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爲始行據彼言之爲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
在彼之辭故謂初到彼地爲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
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奧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
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方燠爲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昔我往矣日月方
時尚有霜不可云燠且爾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

奧奧煖也○譴棄戰反怒乃路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促
奧於六反煖音暄又奴緩反

也箋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促乃至采蕭穫菽尙不得歸○蹇子六反穫戶郭反菽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

戚憂也箋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起也夜
仕之辭○遺唯季反下同冒莫報反又亡北反

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箋云反覆謂不以正罪嗟爾君子無恆安
處箋云恆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靖共爾位正直是

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謀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直式用穀
善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之具人爲

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汲汲求仕之辭疏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治直吏反祐音又本或作右又作佑並同正疏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旣自悔仕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己悔故嗟嘆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仕宦爲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爲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爲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爲神明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箋嗟女至擇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仕之是出處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傳靖謀至曲曰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爲正曲爲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注云正直爲正正己詩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爲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箋是使至則是○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爲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脩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嗟爾君子無恆安息息猶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有此位分故謂之汝位也

之聽之介爾景福

介景皆大也箋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珍倣宋版印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三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谷風

能及於膏潤澤陰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澤當作之

故潤澤德行 謂閩本明監本毛本德作得案得字是也

扶搖謂之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焱誤焱下同是也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本也正義云定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釋經云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釋傳云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意必求之或當無有不作無能不有也考文古本作不有采正義

○蓼莪

大德切瑳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瑳誤瑳案正義作瑳瑳古今字易而說之之例也不當依以改箋

貌視之以爲非莪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貌作我考文古本我字亦同案我字是也正義云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可證

故謂之蒿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故作反案反字是也正義云反謂之爲蒿又云反謂之是彼物也是其證

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生剜添者一字

是罍大如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如當於字誤是也

拊我畜我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戴震云畜當爲憮說文憮起也此箋憮起也明是易畜爲憮今考釋文云畜喜郁反正義云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是釋文正義二本經皆是畜字箋畜起也仍用經字以畜爲憮之假借而於訓釋中顯之者也例見前

愴其至役之勞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形近之譌

東○大

斂則兼言民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斂當敘字誤是也

由送衰財以致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送衰當作哀送

證其在京師之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東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效作做案正義云皆共法做又云而法做之是其本作做字

雜記法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注形近之譌

言凡飧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飧下當有饗字

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

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所改是也浦鎧云介誤大

杼柚其空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柚本又作軸考柚卽軸之假借方言云木作謂之柚五經文字木部云柚橘柚也又杼柚字見詩

維絲麻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維絲麻耳考文古本作耳采正義

糾糾葛屨

毛本屨誤屨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是使我心傷悲焉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悲作病焉作也案所改病字是也字非正義上文云由是以使我心傷病焉可證正義

本是焉字今各本作也字與正義本不同

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

閩案○衍也

垂橐而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錚云橐誤橐非也今國語作橐乃誤字耳韋昭注云橐橐也橐橐散文則通昭元年有垂橐而入橐非此之用也相涉而致誤

從爻列聲

有冽氿泉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冽作冽案釋文冽音列寒意也正義云故字從冰明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詩經小學云字

引之非此經有作穫之本也

既伐而折之以爲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折作析案析字是也

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契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

蓄之以爲家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又言薪畜是也

畜効六反畜蓄二字以鴟鴞甫田等釋文考之經注中皆

有錯互者當各依其舊

有冽至可息

閩本明監本毛本冽作列下同案所改是也

以荆楚之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穫落釋木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穫當作櫟正義引爾雅本是櫟字不云字異義同者省耳

郭璞曰穫音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穫當作櫟下音穫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自爲音例如此○案舊校非也此郭璞自爲音耳

舟人舟楫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機字又作楫正義本未有明文正義云致舟楫之人之子者當亦是以楫機爲古今字而易之未必與釋文本同也

使搏熊羆人求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博正義云明遣賤是其本搏作捕

快其不賦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剝也

快其不賦稅

杕杜以勤歸毛本歸誤婦閩本明監本不誤山井鼎考文所載勤作勤謌字也

東人言王勞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主誤王是也

刺其素餐相臺本同閩本同小字本餐作飧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釋訓雅是食字食字與上下文爲韻鄭據彼文及正義所引亦當作食今作餐者轉寫之誤耳召晏正義引釋訓作食引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亦可證

從日莫七辰一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且下有至字重辰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至字辰字者是也

跋說文作岐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岐改歧云岐舊謌跋今改正案岐字是也

更音東補案東當作庚形近之謌小明釋文更音庚可證毛本所附不誤

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天漢此知當知此天漢誤是也

睠彼牽牛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睠作睠案釋文云睠華板反考秋杜釋文云字從白或作目邊是小字本本睠當睠之誤也廣韻睠明星卽此

經字

河鼓謂之牽牛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河作何案釋文云何胡可反又音河是釋文本作何也正義引爾雅及李巡孫炎注字盡作河是正義本作河也其郭璞注爾雅字作何讀爲荷正義不引以其字不合也唐石經爾雅初刻何後磨刻作河此正義十行本唯標起止一字矧爲何彼此互改皆誤也

今曰明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史記天官書索隱今作命下今曰太白同命字是也

彼注云畢狀如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又誤又是也

翕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如作合考文古本同案如字誤也

○四月

是怨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亂當辭字譌是也

何故幽王頓此二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此當比字誤是也

未知冬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難作亂考文古本同案亂字是也正義云當此亂世乎可證

四惡如此閩本明監本毛本四作曰案山井鼎云曰恐王誤非也浦鎧云疑肆字誤是也寫者以四爲肆之別體字而致誤耳大小雅

譜肆夏作四夏是其證也

何曾施恩於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左傳疏恩作忍見於文公十三年傳是也此卽經之忍字

百卉具腓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李善注謝靈運戲馬臺詩引毛詩作病考釋文云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

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病之假借字

必自之歸爲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必之歸於國家滅亂也又云是之歸於亂也是爲當作於

其何所歸之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歸之當作之歸下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同

廢爲殘賊

小字本相臺本同

唐石經初刻廢後磨改廢

廢快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快時世反下文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云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標起止云傳廢快定本當是依

王肅申毛也

言大於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大作快考文古本同案快字是也列女傳引詩云廢爲殘賊言快於惡可證六經正誤云釋文字

快作快誤

上多富斂

闡毛本富作賦案賦字是也

定本廢訓爲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太當作大

伐視彼泉水之流

闡案伐當我字之譌毛本正作我

匪鶠匪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鶠徒丸反鶠也字或作鷺正義云說文云鶠鶠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鶠也標起止云匪鶠又云傳鶠鶠考此是正義釋文二字皆作鶠字鶠卽鶠字之省耳

言若鶠若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言下浦鎧云脫非字非也主說他鳥箋所謂非鶠鳶者也

非鱠鮪之小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鎧云大誤小非也主說他魚箋所謂非鱠鮪者也此經中四匪字箋以爲魚鳥之非鷗鳶鱠鮪者與傳以爲人非鷗鳶鱠鮪不同故正義文如此浦所改失箋及正義之意也

說文云鷗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說文作鷗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說文又云鳶鷄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鳶說文作鷄是也

鷄鳥皆殺害小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鳥字浦鎧云鳶誤是也

尙各得其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尙作生案生字是也

葉細而岐說也

閩案說當銳字之譌爾雅注正作銳毛本銳字不誤依爾雅注刪也字非

中爲車網

閩案網當作輞爾雅注作輞毛本不誤

○北山

其有瀛海環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下浦鎧云脫外字是也

鞅猶可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案無者脫也

或勤者無事不爲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者作若其實不然當是廻也

○無將大車

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十六字非鄭注也考下箋云不任其職愆負

及己此正義亦云不堪其任愆負及己絕無反見譖害之事使有此注正義自不容不爲之解其當無此注明甚且此正義云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若自此注則鄭已明言賢者正義不待推作詩而後定其賢者矣是正義本決無此注也今各本皆誤

祇自底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底作底案釋文云底兮都禮反又祈支反是此依徐讀也考底字見於爾雅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從氏不從氐則徐讀非也段玉裁六書音韻表云一作底

無此字宋劉彝臆改底以韻塵亦無此字考唐石經正作底與白華底字皆甚明畫顧炎武從劉說謂石經乃從諱民減畫之例非也詳見詩經小學釋文底通志堂本亦誤爲底今正詳後考證

言無扶進比小人也

毛本同案比當作此

○小明

令而悔仕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令當今字誤是也

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下衍也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刻添

以喻上者

閩毛本同案上當作王

月之明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日誤月是也

又下章云四月方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鎧云日誤四是也

奧煥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奧誤煥案此經釋文唐石經皆作奧與無衣經用字不同上正義兩云下章日月方奧可證其正義自爲文則用煥字者以奧煥爲古今字而易之也考文古本經作煥采正義而誤耳

譴棄戰反怒乃路反

閩毛本同案此八字當附上節經文下

是使聽天乎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任考文古本同案任字是也

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遷也二字當衍擇君下當有而能二字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脫毛本小明至二章脫